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二函
六冊

諫諍

夏

殺諫臣闕龍逢

旁

闕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

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靡皆殺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

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

諡○改也

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

殺之

商

紂有賢臣梅伯性忠直數

朔

諫諍紂怒殺而醢

海

之有雷開者

阿侯進諛言紂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微子數諫不聽遂去

箕子諫亦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

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

隱而鼓琴以自悲傳之曰箕子操

去聲

比干極諫陳先王艱難天

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去聲伏于象魏之門紂

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視之

周厲王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周宣王

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

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汝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
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
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秦王政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去其主遊閒諫耳請一

切礪

逐之於是大索逐客

大搜尋而逐之

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

且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

其先晉人亡入戎

於戎得百里奚

楚宛大

於宛

迎蹇叔

岐州人時遊宋

於宋求平豹

自晉奔秦

公孫支

遊晉歸秦

於晉并國二十

遂霸西戎孝公用高鞅

衛人

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

魏人

散六國從

宗

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

魏人

鹽公室杜私門由此觀

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棄黔首

黔黑也秦謂民爲黔首以其頭黑也

以資敵國却

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

同借

寇兵

以兵而齎

而齎

濟平聲

盜糧

為盜送糧者

也臣聞泰山不讓

辭也

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惟大王圖之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斯謀兼天

下

漢高祖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

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

汝也

來乃自立邪張良

陳平躡王足附耳語

去聲

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

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

爲真王何以假爲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
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自使滅祀
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塗地
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
下爲戲乎

漢文帝

帝從霸陵

城名在西安府城東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置墓陵於此因置霸陵縣即今咸甯也

上欲西馳

下峻阪

返

中郎將袁盎騎並

傍

車擊

攬

轡

並依也盎騎依並帝車攬持其轡不容馳

下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

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

天子五路駕六馬六馬之疾若飛故曰六飛史記作六駢

馳下峻山

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

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苑名在西安府渭南縣布席盎

引卻慎夫人坐座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

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

不見人彘乎上悅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去聲○陞也袁盎薦之爲謁者掌賓贊受事之

官朝畢因前奏事上曰卑之母甚高論令平聲今可行也釋之乃

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夜○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從行從上行也登

虎圈權上聲○圈養獸閉也虎圈在上林苑中圈之上有樓觀故曰登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尉不能對虎圈嗇夫掌聽訟於虎圈者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貫○示也

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名釋之拜嗇夫爲

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

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

甜入聲○多言貌

利口

捷給哉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

米○相順從也爭

爲口辯而無其實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使參乘徐

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

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關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舉對策者

頭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天子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名

釋之

追止之劾

核○彈也

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后乃

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賈誼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

此言高卑有等也陛升堂

之階級也

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

此言陛高

十四
十四
堂亦高陞卑堂亦卑也廉堂隅也

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

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

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

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

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

削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

新也不加

於枕冠雖敝不以苴

疽藉也

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

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

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縲

同絀音屬

之輸

之司冠編之徒官小吏詈

利罵詈榜

笞之

榜亦笞也

殆非所以令眾

庶見也古者大臣有坐去聲不簾而廢者曰簠撫簠癸不飭皆禮

器飾整齊也坐汙穢滯亂者曰帷簿同不修簿簾也卿大夫帷士以簾所以自障蔽坐

罷疲軟不勝升任者曰下官不職三句見大戴禮及家語故貴大臣定有

辜罪本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其在大

譴責也大何呵問也之域者則白冠犛離○犛牛尾犛音離纓喪服用犛爲纓以飾冠盤

水加劍凡殺牲以盤水取頸血以示亦若此造請室請辜之室而請罪爾不執縛繫引

而行也其有中辜者聞命而自弛廢也自廢而死上不使人頸盥而加

也盥綠色綬也言不使人以綬加於頸其有大罪者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

人捫卒抑而刑之也捫持頭髮也抑按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爾吾遇子

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喜去聲○好爲志氣也嬰加以廉恥故人

禮記卷八 諫諍

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
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
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言何所喪失而不爲
此投鼠忌器之法而
反人行彼陛
無級之事乎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
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上輦過郎署

郎官
府署

問郎官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

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今直隸順德
府鉅鹿縣

下今吾

每飯

返

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

上拊髀

彼○股
之外也

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耳豈憂匈奴哉唐

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

遣將也跪而推

退平聲

轂

天子親爲推其車轂

曰闕

坤上聲。門限也。

以內

郭門

寡

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

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

軍市謂軍人貨易之地市有稅稅間租也

皆自用饗士

賞賜不從中覆

不必覆奏朝廷

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

幾霸今魏尙爲雲中

今山西大同府

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擊之所殺甚眾上功

上斬首捕虜之功

幕

莫

府一言不相應

英○斬捕之數不合

文吏以法繩之且尙坐上功首

虜差六級

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因謂一首爲一級

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

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

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漢武帝

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天子清道而後行中路

而馳猶時有銜廐

捆

之變

銜馬勒也廐車鉤心也銜廐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而傷

人况乎涉豐草騁坵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

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

爲娛

魚

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

無形

禍同

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

累千金坐不垂堂

畏簷瓦墮中人也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汲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

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

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滯亂之

漸其變爲纂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

在未央宮北

引偃從東司馬門

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

主父偃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

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

將兵攻胡辟

關

地千里百姓靡敝不能相養蓋天下始畔秦也

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

弗程督今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

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今人用財侈靡

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昔秦王意廣心

逸欲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

今徇

行定日徇

西南夷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西胡皆事龍神名大會處爲龍

城

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

今直隸順天府玉田縣

徐樂上書

曰臣聞天下之患在土崩

若宇土崩頽

不在瓦解

若屋瓦解散

陳涉起窮

巷奮棘

同矜同種音芹○戟柄也時秦戟矜銷兵器故但持戟柄耳

偏袒

但

大呼天下從風

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

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

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

身爲禽

同擒

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

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間也近者關東穀數

不登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

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

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

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

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

臣畏其口賂遺去聲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去聲矣偃曰吾生不五

鼎食牛羊豕死卽五鼎烹耳謂被鼎

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

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世卿者世世卿士也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惡宋三世

漢宣帝

爲大夫

僖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爲大夫三世內娶也注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

娶道宋三世內娶故公族以弱妃

黨益強卒生篡殺故君子惡之

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兒子

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

名籍也

長信宮

皇后宮

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

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

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

兩

去不奏相復因許

伯

卽許廣漢

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
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
也附枝大者賊木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

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
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
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
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故以謹選
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土
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世之民躋之仁壽
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

周成康節儉天下安
窮刑措四十餘年

壽何以不若高

宗殷武丁中興號爲高
宗在位五十九年

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

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上

以其言爲迂闊吉遂謝病歸

漢元帝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

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

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

薄博食水泉沸拂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

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

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

之福災異之禍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

十四月分類事類 卷一
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冬十二月以匡衡爲太子少傅附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

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濟陽王康

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

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

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

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涼者戒於無斷湛誓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

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賈婚所

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房未然也故聖王必慎后妃
之際別適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
氣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
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
下定矣

漢成帝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春秋
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現於上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

羣小媾

肩

黷燕飲

指與張放等
宴飲禁中

修後宮之政抑違驕妒之寵

指飛

燕合
德

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

臣妾之家

指數為
微行

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水

十四
早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

促

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

減奢泰振贍困乏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易

世惠昭之無後

惠帝昭帝俱無嗣

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

昌邑王在位一月霍

光廢之立宣帝

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

就不去也

豈不昭昭然哉天

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間

閑

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

用也

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

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

如祭祀之尸居其位而不為其事但飲食而已

素餐

空食也詩魏風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

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

短

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

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

咸上聲

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寵逢比

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之臣敢以死爭

詩

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

檻上曰勿易因而緝之以旌直臣

致堂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眾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人君知此必監於侵翳之咎克自飭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之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顧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違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權其勢將移有心者知有日者見安得指爲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

門收選主威答塞變異是卽性與天道安得指爲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隆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爲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尚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漢哀帝

侍中董賢爲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

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詔將作大

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又爲賢起冢塋

營

義陵旁周

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

宗族通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

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

曰崇獄覆治撈

邦

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

漢光武
帝

織芥

言有細微怨恨

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眾心詔曰司隸竇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又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

疏諫曰凡人忽於見

現事現在

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

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

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誣

卦

誤人

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

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

偶

猶易所謂奇偶也

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

丙

羣小之曲說述

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

漢章帝

時承永平

明帝年號

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

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甯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

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

驕佚所從生也三輔

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

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

復以貴戚荒濯之猶解醒

呈○酒病

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

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

此臣之所至願也

漢安帝

延光元年秋九月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

帝父孝德皇之

陵墓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

尚書僕射

夜

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

戈

威

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

賂遺

去聲

僕從

去聲

人數百匹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

臣妾昔韓嫣

偃○武帝幸臣

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

而嫣受歐刀

刑人之刀

江都易王景帝之子入朝有詔得從獄上林天子車駕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

從數十騎驚馳視蹶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乃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後以姦聞太后使使

賜媽死

臣願明主嚴天元

猶言乾元

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

干錯萬幾書奏不省

漢順帝

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

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

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

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

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

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顯

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

兼加永平

明帝年號

建初

章帝年號

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遷居黃門之官

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

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

命賦

班也

政四海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

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

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

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

低防

房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整

同

遭凶年不足

爲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

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

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

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又
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
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烟入聲塞升
平可致也上覽眾對以李固爲第一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
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

漢桓帝

陳蕃旣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
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諝晉等使訟之武上疏曰

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禹同伊呂之佐而虛爲

姦臣賊子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唯陛下留神澄省時見

理出以厭

烟入聲

人鬼喁喁

願○眾口向上也

之心書奏霍諝亦爲表請

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乞曰卿等更相拔

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

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謂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

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

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

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譖而

不謝或讓

責也

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晉范宣子治欒盈之黨囚

叔向祁奚爲言諸宣子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

告免焉而朝言叔向不告謝祁奚卽往朝君問祁奚爲國非爲

已也吾何謝焉

漢後帝

叡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親名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

散騎常侍肅諫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魏明帝

梁武帝

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

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歎墳土未乾

干

卽還反噬之力

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

之效則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由爲

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隋高祖

掌固

大理寺屬官

來曠告大理少卿趙綽濫免徒囚推驗無實帝怒

命斬之綽又固爭帝拂衣入閣

給

綽託奏他事復入再拜曰臣

有犯罪三不能制馭掌固使觸天刑一也因不合死不能死爭
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曠因免死

隋恭帝

唐以孫伏伽

茹

爲治書侍御史○

書美從善也高祖初政即有此書可謂知務矣

萬年

縣

今陝西西安府咸甯縣

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

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
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卽位

明日有獻鵠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

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如以充妓衣擬五月五

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尖染

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
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
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
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唐以李素立爲侍御史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

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以三尺竹簡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

書法律故云

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

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司戶唐主

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唐高祖

上患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

司門令史主通籍出入禁門

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去聲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諄不爲面從儻每

事皆然何憂不治

司馬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

臣者影也表動則影隨矣

唐太宗 上厲精求治數

朔

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

欣然嘉納上遣使黥兵封德彞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黥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召而讓責也之對曰

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

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

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

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

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

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

黥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

於黥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

楚辭九辯君之門以九重

行則警

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

石

的乃少

年諸王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上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

願之李瑗

姬也瑗殺其夫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

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

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

謂齊桓棄其所言之父老而不用管

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

上悅卽出之

上晏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晏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

虞書益稷篇辭

臣心知其非而口

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

通作媠亦媚也

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

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

朔犯

顏色乎

聘鄭氏爲充華旣而罷之○

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可謂有大過人者矣特書美之

帝聘

鄭仁基女爲充華

婦官九嬪之一

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

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冊使房元齡等奏許嫁無顯狀
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
對曰彼以陛下爲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
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

貫○層重屋也登之則可遠觀故曰觀

以望昭陵

長孫

皇后墓在西安府醴泉縣九峻山○峻音宗

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

昏眊

帽

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

臣固見之矣上泣爲

去聲毀觀

二月幸洛陽宮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

雉○具也

被譴魏徵諫

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効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餼酒去聲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敝同揚○對答天子之命而稱揚之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

引古以排其議欲令

平聲

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

願爲社稷自愛上飛白

通作帛○字體也蔡邕見鴻都門匠人施至帚遂創造焉

答之曰非

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

也及

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

恐由茲道形神志氣非此爲勞今聞讜

黨

言

直言

虛懷以改

元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

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

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

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

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爲中國患除

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隋煬帝雪恥外爲新

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

波謂泛海也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

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升

卒諡文昭

唐高宗

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爲則不漏對曰

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九月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甯褚

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宮中上意旣決逆之必死

太尉長孫無忌元舅司空李勣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

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諍之

何以下見先帝勦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

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

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太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

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

武氏經事先帝眾所共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臣今忤陛

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

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老○西

南夷曰獠遂良浙江杭州人故云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甯

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姐已傾殷褒姒

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
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
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爲后漢成

帝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尋廢皇后許氏立以爲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

之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
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
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
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
貶遂良爲潭州今湖廣長沙府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寃曰遂
良體國忘家損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

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

秋七月貶王義方爲萊州

今山東萊州府

司戶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

今河南河南府

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

視

大理丞畢正義

枉法黜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

意

以減口上知而

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自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

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奈何母曰

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

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

以減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

平聲

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

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大酺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

王顯主西朋角勝

漢書角觥謂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

爲樂郝

處俊諫

曰二王春秋尙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

東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食梨棗輒引小

諸兄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

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

更迭也

相誇競非所

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

據○驚視貌

然曰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

遽止之

唐中宗

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

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

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

唐宗

草昧

易屯卦象

傳天造草昧草

雜亂昧晦冥也

天地屯蒙

易二卦名屯

三叔流言

如琅邪王冲等舉兵之類

猶成王時

四凶構難

如李敬業起兵之類

猶舜時之四凶也

順人

易革卦象傳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開告端

告密

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

瑟上

少和聲向時之妙策

乃當今之芻

初狗也

芻狗謂不可用也芻草也結草為狗形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厭音煙入

聲鎮

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窒

塞

羅織之源掃朋

段

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

唐元宗

晉陵

今江南常州府

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

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

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
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
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
遠哉上覽而善之

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鷓鴣

精○似鼻脚高有毛冠
辟火災以目睛交故名

鷓鴣
○

水鳥五色小於鴨淮賦鷓鴣尋
邪而逐害其宿若有勅令故名

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俛若水

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

轉去聲
○驛遞

送道路觀者豈不

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上手勅謝之縱散其鳥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
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甯王

俛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俛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用韋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

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致堂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妒嫉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誅王敦故事蹠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鮮匹夫不亦禡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邪

唐代宗

貶顏真卿爲峽州

湖廣荊州府夷陵州

別駕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

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

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

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

籍者爲三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禁省相應乃通出入

有急奏者皆令門司

司門之官

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

也李林甫爲相

相元宗

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

夷平也言王道頽者
若丘陵之漸平也

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

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况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
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
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
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爲誹謗貶之

魚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
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
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寤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
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
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不

報

唐德宗

初奉天圍解李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楚琳使至上皆不引見欲以渾瑊代之陸贄奏曰李楚琳罪固大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盡無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脇從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上又問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若不追尋恐成姦計贄上奏曰以一人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習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而盡坑之其於防虞

可謂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眾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轍爲戒天下幸甚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爲造塔厚塋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

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紉剖比干心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易蹇卦二爻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不應垂訓於聖典上意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幽郃

告國

故城在山東兗州府城武縣東南

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

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煙入聲禱上大怒

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

泌告之且曰舒

今江南安慶府王名誼德宗之姪

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

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
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
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
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
此必復殺而也汝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
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煙入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

聲

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
國者且陛下不記建甯之事乎上曰建甯叔實寃肅宗性急故
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
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

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

太宗年號

開元

元宗年號

皆易太

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朝臣數十人鞠之事

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

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甯寃則願

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

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

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

之海內寃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

以家族保太子曷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歸

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

詩

如此對

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
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
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
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
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
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

仰首而飲藥也

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

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聞

如字○越也

一日上開延

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
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

國畢矣驚悸

忌○心動也

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

華陽范氏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贊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上不聽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

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
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韓
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
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卽帥拾遺王仲舒補闕

熊執易崔邠等守

去聲

延英殿

門上疏論裴延齡姦佞贄等無罪

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爲

去聲

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

張萬福聞諫官伏閣

去聲

趨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

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

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當取白麻

唐制封王拜相

壞怪之

勸哭於延李繁者必之子也城盡數

上聲

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

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爲妄

不之省

華陽范氏曰論者或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贊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足不然城有待而爲者也邊裴延齡爲相救陸贄將死終身廢放死無所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唐憲宗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錯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唐敬宗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上遊幸無常昵

銀入比聲

親密也

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辰

展畫斧屏風以

絳爲質故曰丹辰天子南嚮而立於其中

六箴

箴諫誨之辭古者君有一日宵衣以過臣子作箴以誡之

一日宵衣以

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

好聲

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

防房

微以諷輕出遊幸上優詔答之

唐文宗

秋七月以魏謩

同謩

爲補闕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

拾遺魏謩

徵五世孫

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

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上

卽出之擢謩爲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

孤露

孤而暴露於外

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

廿四史分卷輯要 卷八
不忝厥祖矣後暮爲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暮不可日記
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上曰朕
曷嘗觀之對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
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暮獻其祖文貞公魏
諡文笏忽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
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緩○矣時眾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

澣也

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
納諫誣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
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故有是

命

唐明宗

有年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

先皇幕府奉使中山

今直隸正定府定州

歷井陘

刑○今正定府井陘縣

之險臣憂

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爲

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瞻足

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

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

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

諷誦之

晉高祖

晉成德節度

治直隸
正定府

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

榮恥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六月重榮執契丹使拽

葉

刺粹○契
丹使名

上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

厭之虜又爲書遺

去聲

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

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秦甯節度

治山東
兗州府

使桑

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

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議者以歲輸

絹情

謂之耗

耗本
字

盡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

財力將匱耗盡孰甚焉武吏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

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

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丙今主帥赴闕軍府
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
煩懣滿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

宋太宗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

自古疆場之難去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

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胃以逸自處則邊鄙甯

而河北道名治大名府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天地四方者以天下

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士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

末安內以養外堯舜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旣安

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知睦州

今浙江嚴州府

田錫上疏畧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

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升平天

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

甯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

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

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眾人也

以寇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

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召近

臣問以得失眾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

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

狀準曰願召二府

中書樞密

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

王淮皆侮法受賂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任遂有是命

宋真宗

時羣臣爭奏祥瑞孫奭復上言方今野鵬

貂亦作雕○大鷲鳥一名鷲

山鹿

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

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

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神居莘號公使祝應宗區史歸享焉神賜之士田史歸曰

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于神

陛下何爲而不思也帝嘉其忠而不能

從

宋仁宗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

凡在搢

同

紳盡懷緘默乞少霽

祭止也

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

衡山縣

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

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中侍左

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
款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
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
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諂
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

宮中獄名

之幽曠以求錫羨

漢書圖靈錫羨

謂天錫餘福

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

銀入聲

近之私書奏再

責監永州

今湖廣永州府

酒務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

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琦乃請外遂

出知揚州

今江南揚州府

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

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夫正

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

益忌修因傅

附

致修罪左遷知滁

除

州

今江南

六月朔日食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雨羣臣欲援例

稱賀同判尙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

至爲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

所蔽災隱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

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宋神宗

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

得失所致富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

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

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

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

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檢

織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

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計若朝廷守靜則事

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脇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砌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貶知潁州

趙抃罷○

抑觀清獻之於安石既啟其新法之端於前復抑其新法之弊於後是猶容盜入室而禁其取也得乎其

罷也

宜矣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

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辯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眾罔民

順非文

去聲

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

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

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

上聲

重

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
出知杭州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
本韓琦稱爲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夏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
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
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
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

目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卽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旣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

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卽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

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

禮部侍郎聞禁中覓

俗作覓

乳媪

襖

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

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
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
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
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甯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
之悔太后深嘉之

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入謝因進曰太后聽
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
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

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妥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易泰卦象傳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否卦象傳內小人而外君子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二年秋八月子茂生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

立焉浩以數

朔

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露章

不封也

劾章惇不忠

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

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

邪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

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

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尙書右丞黃履進

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

視以爲戒誰復爲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書

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

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

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
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
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
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
邇者以聞逮詣詔獄眾爲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
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
卽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又有曾誕
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
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爲不知

幾云

宋徽宗

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游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以至于此夫君之與臣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于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

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
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以李綱爲兵部侍郎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
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
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
託之意名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
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宋欽宗

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

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

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太公以來以老將收功者

難一二數

上聲

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

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

求

等以兵扈

戶

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

止東南郵

由

傳

轉去聲

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

語聲

言貫等

為變朝議以戶部尚書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

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

東南求劍南

治四川成都府

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

請於太上去

上聲

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宋高宗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轍

東自丹陽

今江南鎮江府丹陽縣東丹陽人去年二

月吳敏奏東為主學錄東力辭歸

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

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

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立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

江今

西撫州府

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

遠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

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書如平時已

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

次○淵池也

吏有

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豈肯逃死乎吏曰

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

底○舍也

乃與澈同

斬於市四明

山名在浙江甯波府城西南跨紹興府餘姚縣

李猷贖尸瘞

意○埋也

之東初

未識綱特以國故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

冬十月安置張浚於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欲遠竄之

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

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

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

治廣東廣州府

鼎留不下詔

乞

旦明旦也

約同列解救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

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祕計

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帝意

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

洛陽

今湖廣

居住李綱聞之馳

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

少寬假以責來効不報

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

還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要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

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贖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

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憚同婪盧舍反○憚亦貪也左傳倍公

二十四年狄人固貪憚主又啟之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

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

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賧宣削前漢書董仲舒傳民日賧月削土宇從之

十四卷分類事類
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
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

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
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入切
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
是欲劉豫我也陛下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
宗之位爲金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
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
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
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

后可復淵聖欽宗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

不以此說啗

淡○餌之也

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

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

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

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五代晉石敬瑭臣事契丹

孫近傅

附

會檜議遂得參

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

驅尙能折衝禦侮邪

武臣曰折衝禦侮詩大雅予曰有禦侮

臣竊謂檜近亦可斬

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

短

三人頭

竿之藁街

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門內舊有蠻夷邸

然後羈

雞

留虜使責以無禮

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甯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眾劫持

詔除名編管昭州

今廣西平樂府

宋孝宗

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

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

士以爲腹心仗武孟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懾於千萬里之遠尙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

曰宦官執政

徽宗朝童貫

自京黼

蔡京主黼

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

慚憤不堪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交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宋光宗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褻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甯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

皮事三國

魏曹丕黃初元年十二月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飢侍中辛毗極諫丕大怒入內視隨引其裾丕乃從

其以謝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

王至宮壽皇爲之感動

宋高宗

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

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
大義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
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和今上下安妥乃有異議乎章
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卽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
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
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_欽
_宗年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

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

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宏衛
中仲

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
傳信州人天下號爲六君子

元成宗

太后幸五臺山初爲太后建寺於五臺山

在山西大原府五臺縣

至是成

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

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

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

客○踐

一也

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

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

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

去聲度

百倍曩時而

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

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

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

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
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
與中丞崔彧郁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
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忽朮鞫菊
推窮罪也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
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朮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
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
罷萬僧復元禮職

明宣宗

庚寅車駕至獻縣

屬直隸河間府

之單橋戶部尙書陳山迎駕山見上

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

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名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遣赦趙王詰乞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忽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敕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此國家大事庸可沮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不肯時楊浦亦與士奇意合上乃不復言移兵車駕遂還京

明憲宗

南京兵部尙書王恕上疏口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

干冒天威後府經歷張敞爲林俊陳情亦蒙逮問臣當以二人爲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爲天下國家慮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敞言之今悉置之於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庶宗社可鞏拱固天命可永保矣疏入留中

明孝宗

秋八月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諫燒煉齋醮之事溥等以內官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左道惑亂乃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皆召儒士諮議政事今朝叅外不得一親

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必繫於彼正士既疏

則邪說乘閒

閒○乘空閒處

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

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藥發致疾其禍甚慘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上嘉納之

明世宗

下戶部主事海瑞獄瑞上言陛下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

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
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返大內人以爲薄
於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
子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
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元
修夫元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聖之至也未
能久世不終下之方外士亦未見有歷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
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旣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
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
因而至有歷

刑去聲

行邪云天賜之有手授邪然則元修之無益

可知矣陛下元修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設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已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滌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皐夔伊傅周召之列民熙物洽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真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求之終身不可得已疏奏上大怒命逮繫瑞鎮撫獄

明神宗

秋九月帝諭停刑慈聖太后以大婚期近也張居正上言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王奉若天道

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近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聖主明王不爲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或上蒸爲妖沴

田上聲○陰陽氣亂曰沴

氣

分覆

侵○妖氣也

之變

下或致凶荒疫癘之疾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從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卓識

周顯王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

楚大夫時在魏

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前

年秦拔宜陽

今河南河南府宜陽縣

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

益奢此所謂時誦舉羸也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周赧王

巴

今四川重慶府蜀成都府

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

侵司馬錯

措

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

魏善楚下兵三川

河洛伊韓地也

以臨二周

東西周也

之郊據九鼎按圖籍

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取三川得利挾天子得名

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

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

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強

漢高帝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識先後著耳若低棋卽以後著為先著耳故敗昔有高棋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又有低棋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著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是高棋當局為利害所昏故藉旁人指之耳若低棋雖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

昔漢高帝問韓信欲爲假王軻大怒慢罵此過行法也高帝適當局而迷耳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累力待時承敵之斃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於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水上孤軍必死無二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難項羽喪其國都士卒憤激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議○卞莊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此設策之機也○刺虎史記韓魏相攻期年不解陳軫謂秦惠王曰卞莊子欲刺虎兩虎方食牛食甘而鬪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而有雙虎之名今韓魏相攻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惠王從之果然

漢高帝

張良素多病入關卽杜門道

導引導氣令其和
引體欲其柔

不食穀曰家世

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

古仙人遊耳

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虛僞矣然則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戮蕭何繫獄非以履盛備而

不止耶故子房托於神仙遠

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漢宣帝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

不學知止不殆

老子下篇之辭

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曰

俱移病

移文稱病

上疏乞骸骨歸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

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

祭道神曰祖祖道謂餞行也

供張

並去聲○供俱

張設也

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去聲○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

道路觀者

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

去聲

之下泣廣受歸鄉里

家山東兗州府嶧縣

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娛音魚

或勸以

爲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諄

諄

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

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

恭

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

爲贏

盈

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

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

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致堂胡氏曰以宦成名利爲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旣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以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矚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以韋元成爲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僖仔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憲王數嗟歎憲

漢成帝

王曰真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生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元成爲淮陽中尉以元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時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恨

漢平帝

北海

今山東青州府

逢

旁

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

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今盛京

侯官林氏曰王莽逆節既萌漢朝公卿爲之犬馬曾不少愧而梅福隱會稽逢萌客遼東若將免焉者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子爲得之

漢淮陽王

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耿況遣其子弇

甘

詣長安弇時年二

十一至宋子

漢縣故城在正定府趙州

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與成帝正統捨

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

陳漁陽

今順天府薊州

上谷

今直隸保定府

兵馬歸發突騎以麟

咨○車踐

烏合之

眾如摧枯折

浙

齧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

秀在盧奴

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名縣故城在正定府定州

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

與俱北至薊

與之俱北
狗薊也

秀將南歸奔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

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

彭寵亦
南陽人

上谷太守卽奔父也發此兩

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尙南首

去聲

奈何北

行入囊中秀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漢光武
帝

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

與述舊同里閭

翰○援述皆陝西西安
府興平縣人里門曰閭

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

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

援製都

作答布
也出安子固

單衣

朝服中
單也

交讓冠

講賓主禮
相見之冠

會百

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旌旄騎

秦置旄頭騎冠熊
皮冠爲乘輿先驅

警蹕

就車磬折

身使折如
磬之背也

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

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步走

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若布帛之修整邊幅也如偶人形此子何

足久稽留也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謂所見者小而

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謂洛陽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初到帝

在宣德殿南廡武下袒幘謂髮有巾曰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

帝謂囂與述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

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

戟陳列於階陛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

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

盜名字者不可勝升數上聲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

帝王自有真也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

宗

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今日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

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

劉季逐而倚

雞上之聲

高帝十一年劇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倚之倚

牽二脚也時民復知漢乎處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

諷切之

曰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不知神器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

饑流離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

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

雖遭羅

離

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

韓信

彊如梁籍

項梁

成如

王莽

王莽篡位其勢已成

然卒潤鑊伏質

質斬人楨也

烹醢分裂又况么

邀麼

摩稱微細曰么麼

不及數子而欲闖奸

干

天位者辱

同

英雄誠知

覺寤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冀則福祚流于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豈不聽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

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

吏

陳留郡奏事之吏

牘上

有書

奏刻日牘書字也

視之云潁川

今開封府許州

宏農

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

可問河

南

今河南南陽府

不可問帝詰吏由

問吏因由

抵言

托辭也

於長壽

街

在京城

上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

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

比也

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

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

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

去聲

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

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漢明帝

初陵陽

今江南池州府石埭縣埭音代

侯丁綝

琛

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

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

遇鴻於東海

今江南淮安府海州

讓

責也之曰昔伯夷吳札

二人俱讓國而逃

亂世

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爲侍

中

初上爲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爲太子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

史种

充

曷

高上聲

監其家中常侍高梵

飯

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

太傅杜喬疑不欲從而未決曷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曷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於擁尊

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今河南歸德府

碭○

今江南徐州碭山縣

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

離黨錮

之禍

司馬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獲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漢靈帝

袁紹說何進悉誅諸宦官進白太后太后不聽紹又爲畫策多

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脇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

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况國之大事其可

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

騰躍也

高下在心此

猶鼓

扇熾其火也

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

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

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
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旣治其
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名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
宣露吾見其敗也

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
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嘗爲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
行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
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大喜而去後舉孝廉爲郎至是

平賊遷濟南

今山東
濟南府相

備在荊州

今湖廣
荊州府

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

曰平常身不離鞍髀

被○股骨也
股外曰髀

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

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漢獻帝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

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名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侍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吳夫人曰公瑾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

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張
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非池中物也權
不從備還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
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
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
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定
權許之周瑜還治行裝道病歿權賤曰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
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軒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
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

山名在湖廣
岳州府城南

權聞之哀慟曰公瑾

周瑜

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

孤何賴哉爲子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印

周瑜二子名

初程普

以年長數陵誨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

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

牢

不覺自醉

曹丕立爲太子抱議郎辛毗

皮

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

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

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

不昌乎

漢後帝

魏主叡復立崇華殿更

耕

名九龍作者三四萬人陵霄闕始構

有鵲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

複

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

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

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
可以轉禍爲福矣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隆疾鰓口占

去聲○鰓覆其辭
口以授人曰口占

上疏曰

黃初

曹丕
年號

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

鷲揚

如鷲之飛揚而特擊言其猛也詩大
雅大明之篇維師尙父時維鷹揚

之臣

指司
馬懿

於蕭牆之

內可選諸王使典兵碁跣

池上聲○跣立也
言宜如碁之布立

鎮撫皇畿翼亮

相也

帝室魏主獻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

及司馬懿閉門曹爽司馬魯芝聞變欲出赴難呼參軍辛敞

昌

聲欲與俱敞謀於其姊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

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誅曹爽耳然

則事就乎曰得無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
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執轡而棄其事不祥莫
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銀入聲之職也從眾而已傲遂出事
定之後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初令狐

複姓

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眾謂必與令狐氏族父邵獨

以爲愚性侗

惕

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吾宗愚甚不平及愚仕

進有名稱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邪
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愚字性度猶如故也不知我當
坐之不邪必逮汝曹矣章也邵没十餘年而愚滅族

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

辛昆之女
羊耽之妻

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

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謂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晉惠帝

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疆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啓頽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

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夫關中

今陝西

西安府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而士庶翫玩

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

輒爲橫逆此必然之勢也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懷土之思惠此中國於計爲長也朝廷不

能用

裴頌薦平陽

今山西平陽府

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

故忠曰張茂先

張華字

華而不實裴逸民

裴頌字

欲而無厭棄典禮

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

况可褰

牽裳

詩鄭風褰裳涉淞

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

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晉懷帝

初何曾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

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死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劬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畏○何綏字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司馬溫公曰何曾譏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晉明帝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王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謬穆爲勤

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錢

世儀

鳳字

精神滿腹鳳甚悅會丹陽

今江南江甯府卽建康也

尹缺嶠言於敦

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間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

推嶠嶠僞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

諳平去二聲窺

伺也

朝廷嶠恐既

去而鳳於後間

諫

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

以手版

也

擊鳳幘

請○髮有中曰幘

墜嶠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

字嶠

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

蚰

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

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

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

晉康帝

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史桓溫彞之子也尙

南康

今江西贛州府

公主

成帝女

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嘗薦於成帝

曰溫有英雄之才願勿以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宏濟之勲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貫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晉帝奕

王猛克壺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申印

燕司徒長史

歎

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

歲星

而吳伐之卒受其禍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

今福德

德星卽歲星歲星所

吳伐之必受其凶哀公二十二年越果滅吳在其國有福

故曰福德 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晉安帝

齊郡

今山東青州府

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

今河南府洛陽縣

宜發

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克乎
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于泓懦弱
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故必克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
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裕將若何對曰諸將用兵皆非裕敵興
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

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蠻之化施之函秦

秦東有函谷關秦人恃之

以爲險固故曰函秦

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

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且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
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
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

南北朝
宋孝武帝

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安帝之曹操也

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皆與法

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

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吏部尚書顧覲記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

覲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辛毗皮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

爲三公耳三國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于主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交曰劉孫不過令吾不作三公

耳

覲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闕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宋明帝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今河南汝甯府太守常珍奇等初俱應子勛並遣

使乞降於建康宋主以南方指于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

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止須單使今

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爲朝廷盱食之

憂宋主不從安都果懼而叛常珍奇亦以懸瓠即汝南府降魏皆請

兵自救

南北朝
東魏

高歡舉兵向關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

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

何慮不克魏主深然之遣侍郎柳慶見泰於高平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

泰請奉迎輿駕時東京今山東東昌府太守裴俠帥兵詣洛王思政問

以西巡之計俠曰宇文泰已操戈矛甯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

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何如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

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

即關西

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

乃進俠於魏主授左中郎將

南北朝東魏

高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

平聲

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

必斬

東魏高澄使杜弼作檄

吸

移梁朝畧曰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

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啟萬家而離披

散亂貌

不已意亦可見彼乃

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

易繫辭慢藏誨盜

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

終恐偏

搨疆

上聲○強梁梗戾不柔服也

不掉

諾○持也

狼戾

例○狼性貪而暴戾故稱也

難

馴順也

旬○橫去聲

使江淮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

漸霧

露之中彼梁主者輕險有素老耄幅及之用舍乖方廢立戾所

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釋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

淨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明

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

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頰○熊掌詎延晷癸刻之命

左傳文公元年楚成王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遂縊杜柱熊蹯難熟莫久

將有外救至也繪外崩中潰繪今實其時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

東魏求成於梁求成何卑辭也此高澄詭計侯景所以決反者也故謹書之高澄數朔遣書

求好去聲于梁梁未之許澄謂蕭淵明日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

並卽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遣人奉啓還梁梁主與朝

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此高澄設間

諫

欲

令

平聲

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

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

捕也

問具服

景乃詐爲鄴

東魏都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復書曰

貞陽

蕭淵明封貞陽侯

旦至侯景又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

梁都

江南故以吳稱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

之於是始爲反計

齊主欲以司馬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晞曰我少年以

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

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

昌○縱裂貌

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

官但思之爛熟耳

鄭州

今河南開封府鄭州

獲九尾狐

白虎通德至鳥獸則九尾狐見吳越春秋禹娶塗山乃有白狐九尾應之

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寶錄命焚之

唐高祖

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眾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眾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福之如反掌耳然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淡餌之也

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瑪謝不及

唐太宗

上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唐高宗

聞喜

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

憲公裴行儉卒○

卒未有書諡者此其書諡何予行儉也曷爲予之行

儉嘗論昭儀之立爲禍始是以予之故李勣行儉皆功臣也勣不具官而行儉書諡一予一奪其示臣子之大節嚴矣入綱目以來大臣卒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憬盧照隣駱賓

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元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

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

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善也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終於

唐中宗

盈川

故址在浙江衢州府城南

令照隣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

六月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運四祠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唱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

產祿漢呂后時呂產呂祿比武三思猶在去上聲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

事已定彼猶机也案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

朝邑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

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左傳莊公六年若不早圖後君不噬臍謂口齧腹臍喻不可及也不

從

唐元宗

以姚崇爲紫微令張說爲相州刺史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爲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

名範

申欵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

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

憂之遂左遷說爲相州

今河南彰德府

刺史

工部尙書張嘉貞卒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

去聲

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張守珪使平盧

鎮名今山東青州府

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大崩日敗

續
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奈何殺祿

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

疽

誅莊賈

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

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名爲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使寵臣莊賈監軍穰苴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於軍門莊賈後期穰

苴斬莊賈以徇三軍

孫武斬宮嬪

史記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

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隊以王

之寵姬二人爲隊長孫子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婦人大笑孫子遂斬隊長二人以徇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

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故爭

詩

曰失

律

易師卦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

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

晉王衍字夷甫見石勒識其有反相後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

卒禍
晉室

枉害忠良竟赦之

楊國忠爲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

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

同攝音
詹入聲

凡領四十餘

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

今河南河
南府陝州

進

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峻

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在河南府
登封縣

唐肅宗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捷書至鳳翔上卽日遣中使啖

淡○
姓也庭瑀

奏上皇名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

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

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

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泌

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聞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辦殺卿邪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旣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曷曰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甯耳曰建甯爲小人所教欲害其

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

煙入聲

且陛

下昔欲用建甯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甯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

下慎將來耳昔天后

武后

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

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

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

垂貌

一

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

萬

歸今陛下已

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

識至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

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侯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

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旁徻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

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致堂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遊之分難於君臣哉王坐良娣韓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肅捨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因請而必去矣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於內韓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張鎬罷○鎬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

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

今直隸大名府滑縣防禦使許叔

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上以鎬爲不切事機罷爲

荊州

今湖廣荊州府

防禦使後二人皆叛

唐德宗

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

側杞嘗往問候子儀悉屏

丙

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

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

涇原節度使

廢處京師

心常怏怏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

及矣夜至咸陽飯

返

數匕

匙也

而過羣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

關播白志貞王翊陸贄等追及於咸陽

十一月加韓滉同平章事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

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

起所以修城爲迎扈

戶○迎
駕扈從

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

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臣敢保其無他上

曰外議洶洶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郎不敢歸省

正以謗語沸騰故也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又言於上

曰臣之上章非私於滉乃爲朝廷計也上曰如何對曰今天下

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

以解朝眾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速運糧儲此朝廷大

計也上卽下泌章令臯歸覲而諭之曰卿父比有謗言朕不復

信關中之糧宜速致之臯至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

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遊

淮南節度使
去年冬李希

烈陷汴州拔襄邑江淮大震少遊

聞之卽貢米二十萬斛會劉

送款于希烈○淮南今江揚州府

洽

時洽克汴州
希烈奔蔡州

得李希烈起居注云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

少遊聞之慙懼發疾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

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

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

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

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唐憲宗

夏四月以崔羣爲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諫直命學

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

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衣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官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魏今直隸博今山東大名府東昌府

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

田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爲然絳曰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

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上

曰善

唐敬宗

裴度至京師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唐文宗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

鹽州德宗

改陰山府

靈州故城在陝西甯夏衛城南

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

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

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祝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

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

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

唐昭宗

楊行密取濠州○行密攻濠州

今江南鳳陽府

拔之掠得徐州

今江南徐州

李氏子生八年矣養以爲子其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

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吾度

鐸

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爲子

溫名之曰知誥知誥勤孝過諸子溫愛之及長喜書善射識度

英偉行密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

五代後漢高祖

晉主劉知遠還晉陽○

晉主稱名何別重貴也至改號漢則不稱名矣

知遠還晉陽議

率募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

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去聲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
中外大悅

宋太宗

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爲不知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乞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爲愈時人服其量

三月帝崩太子恒卽位○端之處繼恩若獵猛獸而置諸甯天
是誠所謂大事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
不糊塗者也

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

召呂端端知有變卽給臺上聲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

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甯殿卽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初張詠在成都

卽益州

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

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

曰霍光傳

在班固西漢書中

不可不讀也準莫論其意歸取其傳讀之

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

治直隸大名府

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宋真宗

九年春正月以張文

民

為樞密副使先是文為馬軍副都指揮

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

中書樞密

議之王

旦曰若罪文則自今帥臣何以禦眾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

擢文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

去聲

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九月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

朔 譖

之會會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

預○對

土置

其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

休假也

聞之曰王君介

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

觀使雖拂上旨而辭直氣和了無所惜

同攝音

且始被進用日

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卽同蹶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常以巫師出入

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鞠

鞠問之推窮罪

德妙具言謂嘗教子

曰汝所爲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謂又作頌

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

今廣東瓊州府

司戶參

軍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

迎也

諸境上謂欲

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

謂行遠乃已

宋仁宗

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杭州

今浙江杭州府

人實生帝太后旣取帝

爲已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
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
至是疾革韋也乃自順容婦官名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

治喪於外

呂夷簡奏禮宜從厚

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

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

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

諫

吾母子邪夷簡

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
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
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
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富弼請罷晏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旣而聞契丹罷晏帝深悔之

三月王巖陳執中張觀免天聖

仁宗卽位年號

中巖使河北

道名治直隸大名府

過

戈 真定

今直隸正定府

時曹瑋爲總管巖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

用願留意邊防

房

巖曰何以教之瑋曰吾嘗使人覘趙元昊狀

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巖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反

帝數

朔

問邊事巖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

與執中觀同免讓始歎璋之明識

宋英宗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名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

病耶有所要

腰

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

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

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甯府

今江南江甯府

眾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卽

起視事

雲間張氏曰王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韓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而唐介孫固亦知之獨韓維呂公著兄弟不知之也使其知而薦之則韓呂不惟爲諸公之罪人而且爲萬世之罪人也

宋神宗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吏

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爲政

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狷福必急也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

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

司馬光字

亦爲是言

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願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皮○附也大姦得

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違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

臣以身許國家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

乃出誨知鄧州

今河南南陽府鄧州

誨既斥安石益橫

去聲

光由是服誨之

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

仁宗嘉祐六年四月御史呂誨等上

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旭知定州誨等亦補外

次論歐陽修

最後論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拜起居舍人

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積克財利民心不甯書曰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此夏書五子之歌篇辭

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

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怨

唐杜牧阿房宮賦使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怨獨夫之心日益驕固

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陳古今治亂

可爲監戒者遂作尙書解以進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逃

遠

也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

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
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掎克生
靈歛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廸上心欲求近功忘其
舊學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爲
賢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間何所不至
道遠者理當馴句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
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儉續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
石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

初李師中仕州縣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宋哲宗

鴻臚丞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甯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眾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

見漢

靈帝建寧元年二年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爲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

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宋高宗

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爲不然及魏良臣使金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爲

醴泉觀使封福國公世忠曰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去聲

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在杭州府城西以自樂澹然若未嘗有

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世忠之識過武穆所謂烏見弓而高飛魚驚鈞而遠逝賊

檜之勢

可畏矣

宋理宗蒙古鐵木真滅夏以夏主覲歸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

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
楚材用之所活萬人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蒙古再遣王楫楫來京湖議夾攻金

史嵩之以聞朝廷皆以爲可遂復仇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

徽宗海上之盟約金夾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

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

南地來歸

明太宗 陝州屬河南人獻天書斬之

河南府

上論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車行於峻阪而仆於平
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明宣宗

冬十二月有僧自陳修寺祝延聖壽詔斥之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享國最久其時豈有僧道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世人不悟可歎也

明景帝

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與瓦剌修好不許貴請遣使腆忝○幣厚也

以款寇兵而徐爲討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寇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齟痕入聲齟也我何似而可言和况也

先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甲也胄之臣而委靡退

怯法當誅是時上任謙方專疏既入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
先不得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至始謀歸太上矣

明憲宗

命中官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上好寶玩有言宣德間嘗遣王
三保出使西洋所獲奇珍異寶無算上乃命中官至兵部查三
保至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尙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
遣都吏往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置他處都吏檢之
不得大夏亦秘不言會言官交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
之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
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事舊案雖在亦當
毀之以拔其根尙何追究其有無哉忠聳然降位揖而謝之曰

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

祝

公矣

後大夏果至
兵部尙書

控馭

漢惠帝

匈奴冒頓方彊爲書遺

去聲

高后辭極褻嫚

慢

○冒頓書云雨主不樂無以自娛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

高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

去聲

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

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未絕傷夷

亦傷也

甫起而

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

瞞

也謾欺誑也

且夷狄得其善言不足

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遜謝遣以車馬昌頓復使使

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馮異入朝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

漢光武帝

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

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

棘定關中旣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燕薊亭豆粥滹沱河麥

飯厚意久不報異稽敬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

射石石鉤臣無忘楹威上聲車管仲射桓公中鉤魯莊因管仲齊國

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燕薊亭滹沱河俱在河北今北直正定府小臣

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

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

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

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旣還私第閨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

方以吏事責三公

太尉掌兵事司徒掌教事司空掌工事

故功臣並不用

沛國朱氏曰三公所以共天位治天職代天工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功臣而爲之區別也太甲成康所與圖維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之世所在爲執政者皆高帝之故臣功臣任事亦何負於天下哉雲臺之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緝熙帝載而鄧寇耿賈之流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入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忽於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闈

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而漢隨已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晉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

亂華之禍始此矣綱目謹志之

淵豹之子也幼而

僞異師事上黨

今山西路安府

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常恥

隨陸

隨何陸賈皆事漢高帝

無武絳灌

絳侯周勃灌嬰共立漢文帝

無文隨陸遇高帝

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

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

猶言質子也

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晉主召與

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

孔恂楊珧

搖

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

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

部初曹操分南匈奴爲五部處之內地之眾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

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

深耳晉主乃止齊王攸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

州今山西太原府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

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宏也晉主然之會豹卒以淵代

爲左部帥

十年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

豪傑幽今直隸順天府冀定府冀州名儒多往歸之

秦武帝 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太宰元天穆皆伏誅○魏爾朱榮雖居外

藩遙制朝政魏主性勤政事數朔親覽詞訟理冤獄榮聞之不

七四男夕美車身
卷八
三

悅城陽王徽侍中李暉郁勸魏主除榮侍中楊侃僕射夜元羅

膠東

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

侯李侃晞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因

其入刺殺之魏主疑未定而謀頗泄爾朱世隆榮從弟時疑有

爲僕射

變乃爲匿名書云天子欲殺天柱以白榮榮恃其彊不以爲意

九月至洛陽魏主卽欲殺之以元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天穆至榮與天穆俱入坐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榮卽起趨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外喜譟百僚入賀魏主登門大赦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走屯河陰

隋高祖

秋八月隋築長城東距河西

今陝西行都司京州衛等地

至綏州

今陝西延安府綏德

州 綿歷七百里

恒陽帝

秋七月築長城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在山西大同府西北四百里

蘇威諫不聽

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古

孳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意○滅也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

密妄自矜大非折簡猶言半紙可致吾方有事關中隋西京今陝西西安府若

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

臯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之道綴摺止也東都隋東京今河南河之兵我得專意

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旁去聲鵠聿之勢以收漁人

之功蚌蛤也鵠知天將雨鳥也戰國策趙伐燕蘇代爲燕謂趙惠文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鵠啄其肉蚌合

而排其喙鵲謂蚌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蚌脯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鵲不肯相舍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敵大衆臣恐彊秦之爲漁父也

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

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

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

圖識符籙

以甯兆民宗盟之長屬籍

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唐高祖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爲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

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

以五百騎行

上聲。必視也。

戰地鄭主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

雄信引槊

屬。勇。趨。

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

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唐太宗

突厥突利可汗入朝上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

厥朕常痛心焉今單

蟬。于。猶漢言天子即可汗也。

稽啟頹庶幾可雪前恥

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突厥既亡其部落河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尙十

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

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

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真

同置

之河北

見同河南

分立酋長領其部

落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宜因其

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衝中國矣仍

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温彦博請準漢

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敵

魏徵以爲戎狄弱則請服彊則叛亂若留之中國數年之後蕃

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西晉之亂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

故土便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以

窮來歸奈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數年之後悉爲吾民

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

突厥降眾東自幽州

今直隸
順天府

西至靈州

故城在陝西
甯夏衛城南

分突利故

地爲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

今山西
大同府

二都督府以統其眾以突利爲順州

故城在廣西
梧州府博白縣

都督初頡

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

去竟與俱擒上以頡利爲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

其餘拜官有差

雌

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華陽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

別內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

亦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

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啟乎

致堂胡氏曰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欲爲也其先意承志不得爲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淳正禍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揉雜華夷之謂乎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中宗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初朔方

今陝西甯夏衛

軍與突厥以河

爲境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靈武故城在

甯夏衛城南榆林今陝西都司榆林衛

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

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

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

備生其退

肉○慙也

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壅門人以

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唐元宗

敕度鄭銑

先上聲

郭仙舟爲道士○

書敕度鄭銑郭仙舟爲道士以文觀之似若崇尙異端者

而不知二人從宦於時獻詩見志乃溺於虛無之學故元宗特以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瑀出家無異亦可以驚流俗矣

河

今河南

參軍鄭銑朱陽

質實云縣名未詳沿革

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

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爲道

士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會成都

今四川成都府

貢春

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昏耄

帽

託任

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

子芟

同

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小人馬

眾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唐肅宗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遂昌尹氏曰於是始命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矣不書宣慰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勲臣難相統屬故命朝恩爲使臨之名曰處置使是專行軍矣郭李不可以相統宦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例不書宦官而於此

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然則如之何綱目有以處此矣等
光弼於諸節度而獨揚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子儀爲可
以統光弼也
其旨深矣

平盧節度使王元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

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

皮將 偏將也

殺元志之子

推侯希逸爲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

廢立自此始

司馬溫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
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
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
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
之安不思未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
惟其所欲積習爲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
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
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

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
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大宋
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鑕
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
之遠哉

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

今山西太原府即河東治

亂軍合非

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爲汾

焚陽今太原府陽曲縣

王知諸道

行營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

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名入卧内

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

吾爲宰相豈愛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

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

法

唐代宗

遣使慰勞

去聲

淄青將士李正己

平盧節度使平盧今山東青州府

○畏上威名

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唐德宗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

○於是懷光破賊有功朝於行在杞懼其言已白帝不

見詔使引軍還取長安梁州之再辱如此矣書至書詔引還軍病德宗也

李懷光來赴難數

勦

與人

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曹所爲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之懼言於上曰懷光勲業社稷是賴賊徒

膽破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今聽入朝留連累日使賊得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爲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楊惠元共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破泚解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爲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行

唐憲宗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眾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李絳曰卿

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李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乞明且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眾鼓舞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詔皇化一

且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
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民○錢
貫也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

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

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

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

魏博相
衛磁洛

期年而

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

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

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

如雷成德克

今山東
兗州府鄆州府鄆成縣

使者數輩見之相顧朱

色歎曰徇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

夕不倦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

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

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

卽阿跌光顏其兄光進賜姓李氏

勇而知義必能立

功旣而光顏數

勦

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

西三小州

申光蔡也○申州今河南汝甯府信陽州光州今汝甯府光州蔡州卽汝甯府淮西節度治也

殘弊

困劇

極

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

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以裴度同平章事或請罷度官以安恒

恒州今直隸正定府

鄆

謂平盧鎮李師道

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

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河南河北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唐穆宗

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双弦弓以逆迎也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輩也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尙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

曰先太師

謂王武俊庭湊武俊義子

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

指成德軍何

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尙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

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

安祿山

思明

史思明

以來至元濟

吳元師

道

李師道

其子孫有今尙存者乎田令公

田宏正

以魏博歸朝廷子

孫孩提皆爲美官

元和十四年田宏正入朝憲宗以宏正兼侍中遣還鎮宏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

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

王承元

承元弟

以此軍歸朝廷弱冠

建節

元和十五年王承宗卒其下欲立承元爲帥時年二十劉不許表請除帥詔以田宏正爲承德帥承元移鎮義成

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使出

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

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尙書何爲園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

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遂昌尹氏曰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憲誠繼之朝廷皆不能討因授節鉞田宏正父子盡忠守正皆死於賊綱目比書於冊則唐室紀綱爲可知矣韓愈宣慰之行殆與顏真卿無異而偶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甯自預知不死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唐文宗

以李德裕爲西川

治四川成都府

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

去

十一月南詔寇成都陷其外郭遂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

德裕至鎮作籌邊樓

在成都府

治

西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

在南詔西北

曰名老於軍旅習邊

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
歷乃練士卒葺堡郭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秋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吐蕃維州

今成都府威州副

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以爲不可上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唐武宗

三月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李德裕言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臣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入國皆願內屬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裁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

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邢洺磁三州降則上黨即潞安府昭義

節度治也

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

誼都押牙

必臬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

如聖料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東

身歸朝稹許之遂殺稹滅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河陽行營

攻討使

宰以狀聞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

稹駭

淮上聲

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

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

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

晉絳行營節度使

將七千人入潞州雄至

潞州盡執郭誼王協等送京師皆斬之

司馬溫公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

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如誼等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

唐宣宗

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

捨有關勿補自然漸耗

耗本字

至於盡矣

唐僖宗

李克用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李克用遣晉陽大治甲兵奉

表自陳爲朱全忠所圖將佐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

使按問發兵討之朝廷方務姑息

苟安也

得表大恐但優詔和解

之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受矣

唐昭宗

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

華陽范氏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諳全忠與諸鎮以請討克用則遽從之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昭宗所以失政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爲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和扁醫和扁鵲也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宋太祖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石守信王審

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朔以爲言宋主曰彼

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

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閒萬一有作孽者

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酒酣

屏丙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

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
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
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
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
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
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積金錢厚自娛魚樂使子孫無

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

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
年朕且爲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
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起死人而
肉白骨

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守信爲天平節

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
鎮甯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其實
兵權不在也

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唐主因南漢亡懼甚使其弟從善
上表於宋乞去國號改印文爲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
許之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去聲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

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
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資白金
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驚駭服宋主之偉度

吳越王俶來朝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

謂錢俶

克毗

皮

陵

今江南常州府

去年四月俶受宋命取江南常州

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

延想卽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至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

宋太宗

夏州

今陝西甯夏節度使

自李思恭

定難節度使

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

是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對怨乞納其境內夏緩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以曹光實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族

弟定難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
出墓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
戎人拜泣從者曰眾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靜軒周氏曰觀此是可以知夷夏之大機也何者宋併列
國天下一統中國之地所未復者關北之幽燕關西之銀
夏耳幸而繼捧仗義入朝獻地繼遷跋扈逃匿窮荒厥後
沒強而不可制遂爲子孫西顧之憂詎不深可惜哉故綱
目於繼捧則書入朝繼遷則書叛走順逆之情見矣褒貶
之法嚴矣雖然自繼遷叛走而釀成西夏之禍是亦氣數
之道然夫豈人謀也耶綱
目書此亦謹微之意云

以李繼捧爲定難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李繼遷侵擾日甚趙
普復請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加賜而遣之且謂曰若繼遷歸

款誠也當授以官也

呂中曰保忠之再入夏臺故地趙普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六爲邊患何普能知符彥卿之不可與以兵權而不能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耶

宋真宗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張齊賢行邊齊賢言靈

武

卽靈州

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

永興軍

治陝西西安府

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

決不可捨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

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

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

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

從

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恕兵帝曰此不惟人心搖動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富弼口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爲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興屯田之科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威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契丹陷德清軍治直隸大名府清豐

縣逼冀州

今直隸正定府冀州

遂抵澶

蟬州今大名府開州

邊書告急一夕五至

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

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

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畢士安

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

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

今瀾廣荆州府

人也請幸金陵

今江南江甯府

陳堯叟

闔

郎州今四川保甯府

人也請幸成都

今四川成都府

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

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

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

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

謂金陵

蜀也

所在人心崩潰

會

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時欲

擇大臣鎮大名

天雄軍治

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

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十二月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

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

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

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寇準言是

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

促

駕帝乃晨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

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

氣未懾

措

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趙領勁兵屯中山

今直隸正定府

定州以扼其吭

罔也

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

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卽麾衛士進輦

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

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

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

博也

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

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

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

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

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

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

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尙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

還契丹遣其閤

蛤

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

陳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厯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慶厯仁宗年號靖

康欽宗
年號

夏州饑西夏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

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

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

宋仁宗

夏四月冊諒祚爲夏國主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

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節鉞啖

淡○餌之也

其三大

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

分也

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

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諒祚爲

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雲間張氏曰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果何益於人國也哉於時卽當興師問罪則夏國立可郡縣矣不此之務而乃爲煦煦子子之事此議者所以深惜之也○煦煦子子韓文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

宋高宗

御營司提舉范瑄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

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

俱去聲

張邦昌爲之從衛至

是自洪州

今江西
南昌府

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

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

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

甲而來因招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

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

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

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

上聲

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

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眾皆投刃

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治廣

宋理宗

東廣州府 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三月襄陽將王文等作亂以城降蒙古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

王文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

序民訟邊防一切砌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

友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詔削趙范三官仍舊

職任○

嗚呼開邊者趙范也養亂者亦趙范也亡宋禍患趙實揭之是則雖殺百全其何以贖莫大之罪

余玠城釣魚山從合州治之播州

今四川遵義府 冉璉

津 及弟璞俱有

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聞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

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開別館以

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

據物而坐言踞 以聖

惡○白
士也

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

屏

丙

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

悲

益爲今日西蜀

之計其在徙合州

屬重慶府

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

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

在合州東

請徙諸

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

今湖廣荊州府

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

海不知沮

直去聲

如

如○水浸下溼之地

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

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喋去聲無限隔乃修復內隘

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

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渠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明太祖

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卽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明宣宗

時言者猶喋喋甜入聲。多言貌。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

上皆不聽乃召楊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齋以示之使自處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

明穆宗

冬十月俺荅來請盟通貢市馬俺荅孫巴漢那吉率其僕阿力哥等來降總督王崇古納之邊吏諱曰此孤豎汝無足重輕宜

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

呂不韋見秦異人曰此奇貨可居

俺荅卽急之留而

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我歸其孫若其弗急則我因而撫

之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其子黃台吉
勢不能盡有其眾然後以居耆谷

祿
蠡俱王

秩置塞外其與黃

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兵助之外博興滅扶危之
名而實收其用事聞廷臣喧然以爲不可御史葉夢熊爭之尤
力上曰慕義來降宜加獎勵其以巴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
爲正千戶各賜衣一襲俺荅妻恐中國殺其孫日夜怨俺荅俺
荅亦自悔遂擁眾十萬壓境崇古命百戶趙崇德往諭以國恩
要邀其縛叛示信俺荅夫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
臂盟世世服屬何有於叛人遂定盟通貢市馬

俺荅執趙全等來獻崇古遣那吉歸那吉感泣誓不敢負中國

論功進崇古少保兵部尚書賜蟒玉世襲錦衣千戶

明莊烈帝

王嘉印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

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娘一丈青龍江

水掠地虎趙小泉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

劫掠如故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於此矣兵科給

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卽延慶之兵丁土賊也

邊盜倚土寇爲嚮導土寇倚邊盜爲羽翼六七年來韓蒲

今陝西

安府韓城蒲城二縣

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頻仍愚民影附流劫涇

原今陝西平涼府

富燿

今西安府富平縣耀州

之間賊勢始大當事以不練之兵

勦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勦也所斬獲皆饑民也而真賊飽掠以

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聚眾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
且今斗粟金三錢營卒乏食三十餘月卽慈母不能保其子彼
官且奈兵民何哉且邇貪玩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納賦之一
金至於捕一盜而破十數人之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
何民不驅爲盜乎若營兵曠伍半役於司道半折於武弁所餘
老弱旣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操練以備實用也

三月賊帥孫繼業茹成名等詣總督楊鶴降賊六十餘萬來降

鶴受之設御座於固原

今平涼府
固原州

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

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
矣

七
四
夕
類
車
長
卷
八
三
頁

秋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泰等處軍務

以時

寇患故

創設